

1989

短篇小說選

I247.7
152-



一九八九年短篇小说选

肖德生 阎 纲 编选
傅 活 谢明清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秦 龙

责任编辑：杨 柳 赵水金

一九八九年短篇小说选

1989 NIAN DUANPIAN XIAOSHUO XU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68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6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99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2,900

ISBN 7-02-001146-2/1·1071 定价 5.80 元

目 录

卖家	(台湾)黄 樱 (1)
日子	何士光 (20)
贵州女人	〔美国〕陈若曦 (34)
良娼	阿 成 (54)
格林威治子午线上的歌手	宗良煜 (66)
荒诞二题	鲍 昌 (71)
我当了财政部长	陈国凯 (79)
初春回旋曲	王 蒙 (95)
千笙的浪漫史	鲁彦周 (102)
鲜血梅花	余 华 (113)
〇舍纪事	易 丹 (130)
小说两篇	蒋子龙 (145)
诱惑	杨剑敏 (176)
街民	吴双林 (195)
油肠十八弯	黄佳星 (208)
将军会	李占恒 (223)
脚的骚动	张 洁 (236)
险幌	金曾豪 (246)
失落的画像	(台湾)郭嗣汾 (268)
美国经验	高晓声 (284)

郎瓜子	高 岸 (302)
诚笃	陆涛声 (319)
画佛	雷建政 (333)
紫米	彭荆风 (337)
成熟	张 宇 (352)
乡长	(满族)林和平 (367)
天职	周天步 (388)
炼苗	王德忱 (409)
唐平县委有两个秀才	徐金湘 (426)
一个人或者两则故事	叶明山 (440)
戴家幽的呼声	刘小伟 (465)
夜色如水	郁小萍 (479)
坠镗	赵天山 (495)
绿栅栏	钱玉亮 (505)

卖 家

(台湾) 黄 樱

1

“妈，卖成了吗？”小男孩在房里听见大门开合碰撞声，跑出来问。

女人招手要他坐她身边。

“卖成了。三百五十万，没杀价。”女人笑着说，手指比出三和五。

“哇！妈好厉害！两个月前买才两百二十万，现在卖三百五十万，哇噻！妈赚了一百三十万咧。”男孩异常兴奋，手指腾空计算着数字。

“还要缴税，大概赚一百二十万有啦！”女人满意地伸展四肢，脚抬上沙发，身子侧躺。

“他们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家。”男孩说，机灵地取过靠垫来给母亲垫脚。“我帮妈捶捶脚。”

“不用啦！我躺一下，你把茶盘收拾收拾，水果我看他们也没动，你就再放进冰箱里去。”

男孩熟练地照母亲的指示，厨房客厅来回走了两趟，又进房里拿出一本记事本，坐回母亲身边。

“这是第七间，我记下来。七是 Lucky Seven，今天教的。嗯……卖三百五十万，罗斯福路五段五巷五弄五号真好记，电话

也记下吧!好了。”男孩认真地写着。

“下午的英语班教数字了?”女人问,男孩点头。女人又说:
“妈有时赶不回来陪你去,你要认真上喔!”

“OK,妈,其实我自己可以去上,你不用赶回来陪我去,我过年都十岁了。”

女人嗯了一声。“我跟着去,主要是自己也想学学。”

“妈要学,听我的录音带就可以啦!”

“哦?长大了,真不用妈陪了?”

“是啊!妈要我勇敢,自己照顾自己啊!”

“可是,如果你长大不要妈,妈会伤心。”女人故意朝儿子眨眨眼。

“绝对不会。我绝不会像爸爸……”男孩欲言又止,不安的玩弄着手中的笔。

“他最近还去学校找你吗?”女人问,一脸的不在乎。

男孩仔细观察母亲的脸。

“昨天他在校门口等我,他没问我住哪里,是我告诉他的。”

女人没说话。

“他说姑姑生一个妹妹,叔叔快要结婚了,问我要不要去看他们;我说他们欺负妈妈,我不喜欢他们。”

女人哼了一声闭上眼,哼声里有浓浓的嘲笑意味。

“他说杨叔叔不再跟他住一起。”男孩更专注地盯住母亲看。

“爸爸说……”男孩说得有点困难,迟疑片刻,“过两年他要到南美洲去,去开餐厅。”

女人像是睡着了。

“他说南美洲就在美国的下面,那很远吗?”

女人又哼了一声,好一会儿才张开眼看儿子。

“这房子下礼拜要给人，妈上礼拜看好的房子，这个礼拜六我们可以住进去。”

“那，什么时候我们去买新房子的家具？”

“就礼拜六嘛！那边已空出房子来，家具买了直接送过去，我们就可以住啦！这两天我正找人油漆。礼拜六下午你陪妈去买。”

“好啊！”

“又忘啦？”女人摇晃着头追问。

“喔！这是我的荣幸，很高兴为女士服务。”男孩搔搔头。“可是，妈，我在班上不能这样说，男生女生都会笑我假仙。”

“他们不懂事，随他们去笑。”

“妈，这次家具得换个地方买；中正桥下的老板都认得我们了。”男孩说话像大人。

“也好。去士林看看，买好点的。那儿中古家具店也不少。”女人撑起身子，“妈看了几本杂志，说房价会猛涨，新房子三百五十万买，我想两三个月后脱手，看能不能卖个五六百万。”

“五、六、百、万？那么多？”男孩眼睛闪着灿灿的亮光。

“嗯。房子不小，只是他们久没住，没整理，随便卖给我。妈探价钱、杀价可都是一流的专家。”女人把得意写在脸上，男孩连连点头。

“那就是Number Eight。”男孩说，又低头记录。“妈，地址呢？”

“不太记得，礼拜六去再看。”

“妈，考你，你记得Numder One那间，两年前买多少钱？”男孩半阖起本子，兴致勃勃地考问母亲。

“一百万，后来过三个月卖了一百五十万。”女人不假思索，

一副神气的姿态。

“答对了。后来呢？”男孩又偷看一眼本子。

“妈倒背如流，考不倒我的。做功课去吧！”女人挥挥手

男孩乖顺的带着本子回房去，不一会儿又提个小型录音机出来。

“妈，你听今天的录音带。”

女人示意他把插头插好，搁沙发脚边，男孩又回房去。

女人起身关掉头上大灯，让客厅角落里的台灯亮着。橘红的灯罩缓缓流泻出属于初秋的另一浪漫情怀。她闭上眼，很快就睡着了，一只手垂落在浅蓝色长毛地毯上。

2

“快走啊！看什么？”女人催促着男孩。

“妈，是姑姑和奶奶。”男孩兴奋的指着天桥下正快步穿越马路的两个女人。她低头去看，果真是她们。两人穿戴整齐，手中大包小包提着，显然是大采购。

“叔叔要结婚，奶奶买新房用的东西吧！”男孩头伸出水泥墙外，视线紧紧与桥下女人相随。

“别看了，专心走路。今天想买很多东西，妈要杀价，非常累人，别忘了，老板不肯降价，就吵着说要走。”

“小事一桩。”男孩说，老气横秋地。

下了天桥，他又极目在人群里梭巡。

“她们坐计程车走了。你没妈高，看不见的。”女人淡淡的说。

“喔！”男孩耸耸肩、踮踮脚跟，给母亲一个鬼脸。向前走近一

家牙科诊所，透过百叶窗玻璃往里瞧。“我现在牙齿不疼，我很幸福。”他回头对母亲说，又继续走。女人目视儿子的背影，嘴角微微抖颤。别人家九岁的儿子走失，还可能说不清父母的名字，她的儿子不一样，老可能出其不意地突然提醒她：生命中的这个或那个。

她赶上前去，手搭着儿子肩头。两人穿一式的花格呢衬衫和牛仔裤——所谓的母子装吧！路人一眼就看得出儿子像极母亲——都是高鼻梁、丰润下巴的富贵相。

在一家美术灯商店里，他们很快地以五折价款买了一座极豪华的扇形大吊灯。

“其它台灯、壁灯买讲究一点的二手货就可以了。”她小声对儿子说。男孩仰起脸，回了一声好。

不久，他们来到高架桥边，沿街看到的几乎都是旧家具。桌椅、不锈钢水槽全挤到人行道外去了。杂杂乱乱中，一座灰蓝色皮沙发使他们感到兴趣。

“九成新的啦！八千块哪儿买？全新的至少要三万。”老板娘粗声粗气地拍着沙发，惟恐说不过人家似的。

“只是来逛逛，并不真想买什么，看这沙发色泽浅，还满适合我那客厅，你算便宜点，我就扔了旧沙发。”

结果六千元成交。

“椅垫到夜市买新的。”她跟儿子说。

他们陆陆续续又买了各式各样的家具，也进了旧电器行，买了重新喷漆过的大冰箱和二十六吋大电视。

“剩下床还没买。”男孩老练地数说已购买的家具名称后，抬头对母亲说。

又走了两家店，看过床组，价钱没谈拢；到第三家，骑楼下的

一张床吸引住男孩的目光。这张床介于单人与双人之间，应属特制的“大”单人床，与一般成品规格不同。男孩走近去摸，面孔流露出天真的喜悦。

“妈，是米老鼠。”

女人也挨近，用手肘碰触儿子，男孩会意，赶紧缩回放在米老鼠身上的手。女人见到不同造型、却全张大着眼睛的米老鼠，忍不住也伸手去摸，这才发觉居然是手工一只一只补缀成的小可爱。

“米老鼠好漂亮，喜欢吧？”店里走出个男人，四十出头年纪，有肉的圆脸充满自信，先瞟一眼男孩的母亲，再专注地问男孩。

男孩摇头，他的母亲嘴角立刻泛起得意的笑。

“一只一只缝上去的，不容易啊！还是新的咧！是一个爱尔兰商人订制的，临时全家要回国去才卖来这里。”男人转向男孩的母亲。

“这缝上去的，凹凹凸凸的，不好睡，大概这缘故人家才不要的吧！”女人一字一字说得清楚。

“哪会？上去睡睡看。”男人抱起男孩放床上，男孩脸上漾满笑意，摊开四肢躺平。

“怎么样？很舒服吧！”男人脸上仍写着自信。

“有点痒。”男孩看着母亲，母亲点点头。

“大概外面放久了。”女人说，眼神是认真的。“还有，表面不平也会有痒的感觉。”

“不会啦！”男人沉不住气了。“昨天才搬来的，哪里痒？”他把男孩抱起来，自己躺下去，眼珠子绕着女人身子上下打着转。“痒？好爽！”男人洪亮的嗓门穿透出暧昧的余音。女人皱起眉头，别过身去看别的床组。

男人起身，手拍女人肩膀。“这个好好啦！看你们母子很有水准的人，算便宜卖啦！”

“多少？”女人尽往外边靠，问得冷淡。

“一千五，不能再便宜了。”男人答得斩钉截铁。

“算了！八百块还勉强可以考虑，要知道，我还得买条好床单来铺平才能用！”女人故意转头去瞧隔壁店的床组。

“八百？太没行情啦！一张普通的单人床垫少说也要一两千，看看这床，桧木做的，睡到你骨头都化成灰了，它还不会蛀咧！”男人动气了。

女人拉着儿子要离开，一脚才踏上突起的台阶，男人叫了：“好啦！好啦！算你厉害。”原有的自信全化成心不甘情不愿。“运费另加两百。”

“哪有这种事？”女人转着又要走。

“至少加一百嘛！”男人又急着叫，夹带三字经。

女人掏了钱，也掏出纸笔来写上送货时间地点，平平的音调说：“两百块订金，货到了再全额付清，你给我一张简单的收条吧！”

男人边叫赔本，边走进店里拿出一张名片，简单的写上一行字再递给女人。

母子俩踏上隔壁的石阶，女人并不进店里去，拉着儿子继续往前走。“妈，这家有台灯，不看啊？”儿子拉住母亲，两人停下脚步。

“你去对面吃客冰淇淋。”女人给儿子钱。“我自己挑就可以了。买好了，我过去找你，别吃太快。”

“我可以叫香蕉船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妈，那张床真的好漂亮，又大，我好喜欢。”男孩走几步，又回头来说。

“我知道。你做得很好。”

“我们买便宜了吗？”

“嗯，很便宜。”

男孩开心地竖起大拇指。

“去吧！小心走！”

女人远远看着儿子过马路后，回头憎恶地瞪一眼刚刚买下的床，闷闷不乐地往前走。她在一家书店门口停下，买了份《钱柜》，就在骑楼木条椅子坐下；手中翻着杂志，眼睛却飘向远方，愣愣发着呆。

在眼睛渐渐凝聚怒火之后，她忽然一骨碌站起，卷起杂志，握在手中，不时拍打着自己的脑袋，过马路去。一踏进冰淇淋店，男孩立刻发现了她，开心地向她招手。

“妈，这么快呀？我的香蕉船都还没来呢！”

“妈心里生气，还是来吃吃冰淇淋消消气好。”

“刚刚买床生老板的气吗？”男孩担心地望着母亲。

“对。那男人很恶心，他躺过的床真不想买。”

男孩咬着下唇，不敢看母亲。

“若不是为了房子好卖，那床送我我都不要。”

“妈那么生气，我们不要买好了。”男孩面带忧愁。

“不，还是得买，那张床很特别，有小孩的人家会很中意。”

香蕉船出现在男孩面前，他的眼中重又漾满笑意。“我妈也要一客。”他说。

“给我一粒香草的就好。”女人赶忙更正。

“以后我也吃一粒就好，妈可以给家具店老板多一点钱，免

得受气。”男孩说得头头是道。

女人催儿子先吃，自己怔怔的望着窗外发呆。

3

“真没想到，这么快就有人要来看房子了。”女人一进门就对儿子嚷嚷。

“到今天刚好一个月。”男孩说。

“今晚有一家要来看，明晚也有。”

“那我们要赶快吃饭吧？”男孩忙着拿碗筷。“我把饭菜温好了。”

“好儿子。”女人脱下短外套，“外头地面又有落叶，我先去扫扫，你先吃饭。喏！这些橘子洗一洗，摆茶几上的水果篮里，茶叶也准备一下。”

男孩提着一袋橘子进厨房去。女人拉门出去整理院子。从院子往外瞧，巷子宽阔宁静。路灯全亮了，照着对面一排新颖的五层公寓。挨家挨户紧闭着门窗，屋子里的灯光悄悄地与水银灯光在阳台上相互交融在一起，诉说着属于家的温暖。

女人扫除了落叶，又给大门边的盆景浇了水，儿子出来招呼她吃饭，她洗洗手才进去。

“今天轮妈妈洗碗，对吗？”女人边喝着鱼汤边说。

“Yes，妈是想换成明天，对吗？”男孩调皮地学母亲口气。

“可以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男孩放下筷子，拍着胸脯。想起什么，又接着说：

“妈，我这次段考第六名，退了三名。”

“是他们进步了，还是你退步了？”女人的面部表情看不出任

何变化。

“是我不专心，最近我常担心……”男孩望着母亲，噤着，不知该不该说。

“担心什么？”

男孩垂下眼睑。

“男孩子讲话要干脆，妈不喜欢吞吞吐吐的。”

“床。”男孩咬咬下唇。“妈，那张床不要给别人好不好？”男孩说得急促。“它很大，我可以睡到长大。”男孩热切地望着母亲。

“可是，你知道，妈都跟人说我们要去美国，家具和房子是一起卖的。”

“你可以说那床已送给别人了啊！”男孩着急地说。

“不行，这样妈不守信用。”

“我们给钱啊！”男孩眼中盛满焦虑。

“好吧！我会考虑。”女人想了一下。“那以后再换房子呢？”

“那床都不给人，好不好，妈？”男孩撒着娇。

“不能这样软趴趴的讲话，像女孩子，妈不喜欢。”女人略带呵责语气。

“我知道。”男孩起身收拾碗筷。

门铃鸟鸣忽然啾啾响起，母子互望一眼。

“他们来早了，你快收拾好，妈去开门。”女人往门口走去，又回头压低嗓门说：“记住！茶先拿出来再出门，零钱记得带；别走远，外面冷，要穿夹克，巷子口就有公用电话。”

男孩快速地整理好桌面，进厨房去。

女人开了门，女客人一马当先进来，身后跟着一男人和一小孩。“张太太，抱歉啊！来早了。是这样的，我跟我先生通了电话，说好他一下班就去接孩子直接过来了，来早了，打扰啦！”

“没关系！请进！请进！”

“这是我先生，姓周。”女客人扯扯男人衣袖，男人忙递出一张名片。

“周总经理啊？失敬失敬！还是建筑师呢！”女主人微微一颌首，引客人往里走。

“我太太早上听你描述这房子，她很喜欢，怕别人先买去了，急着来看，我笑她说，没有这么笨的买主，这怎么杀价呢？”

大家一齐笑。

“唉呀！人家张太太不会狮子大开口的啊！她先生在美国，她闲得慌，才会来我们办公室推销书的嘛！那家书局他们也有股份的。大家像朋友，聊呀聊的，提到房子，来看看无妨嘛！人家张太太客气得很……”女客人在玄关处换拖鞋停住了话。

“结果书没卖成，可能会卖掉房子。”女主人接腔，眼睛望向男客人。

“两位女士像是知己，看来杀价更无望了。”男人摊摊手，抬头看大吊灯。

“价格绝对合理。”女主人笑着说。“我先生昨晚还从美国打电话，我说六百万卖了好，他却舍不得，说我小叔住隔壁，可以帮忙看房子，但是我个性不喜欢麻烦人，既然签证也下来了，我想早点卖了也好。”

“办移民吗？”女客人拉儿子一块儿坐。

“不可能。办依亲。我先生去年才又出去念博士班，他打算在那里发展。”

待主客都入了座，厨房里的男孩跑了出来。“妈，你有客人啊？”边说，眼睛边打量着小客人。

“嗯，给我们泡茶，好不好？”女人温柔地请求。男孩一点头，

回厨房捧出茶盘。

“你儿子好懂事啊！也三、四年级了吧？”女客人问道。

“四年级。”男孩回答。“我五岁半上小学。”

“喔！同年级！好懂事！我们这儿子就是太依赖了点。”女客人手指点着儿子鼻尖，看不出是真褒贬或假褒贬。

“不会啦！”女主人陪着笑脸。“我看他伶俐得很，功课一定很棒！”

小客人不好意思，低下头去。小主人望他两眼，回头扯母亲衣角。“妈，我去隔壁找叔叔和小雄。”母亲点头，男孩开门出去，大家目送他。

“舍不得叔叔和堂弟，现在多聚聚。”女主人说着，自己站起身来。“请来看看里面的房间，希望能合你们的意。”

一行四人沿着大客厅、小客厅、饭厅、书房及主卧室，来到小主人的房间。

“妈！看！米老鼠！”小客人第一次开口，兴奋地叫。“我好喜欢，我们也要买这张床吗？”

“哇！好别致的床垫！可爱的米老鼠！像是绣缀上去的。”女客人仔细摸着米老鼠。“他奶奶送的生日礼物，特别去士林订制的，他喜欢得不得了，嚷着要搬去美国睡，劝说半天才肯送给堂弟。”女主人不疾不徐地解释着，眼神却难掩一分紧张。

“妈，我也要，你也买一张给我。”小客人噘起嘴。

“张太太，你这床是哪儿订的？”

“喔，喔……我不太清楚，要问我婆婆。”

“床搬来搬去多不方便，干脆卖给我们，你们再另外订制一张吧！”

女主人为难地摇头。“恐怕那两个小男孩要怪我了。”